

青海东部地区仰韶文化的发展阶段探析

肖永明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西宁 810000)

摘要: 本文通过对青海东部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的典型陶器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三、四期的同类器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安达其哈遗址相当于大地湾三期Ⅰ至Ⅲ段,胡李家遗址相当于大地湾三期Ⅱ段至四期Ⅱ段。阳洼坡遗址、红土坡遗址相当于大地湾四期Ⅰ段至四期Ⅱ段;并对青海东部仰韶文化的来源及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青海东部;仰韶文化;发展阶段;渊源;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 K87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27(2013)04-0058-05

仰韶文化因河南省绳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青海东部,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早期。^[1] 学术界一般将仰韶文化分为五个时期:零口类型期、半坡类型期、泉护类型期、半坡晚期类型期、泉护二期类型。^[2] 贯穿仰韶文化五个期的主要陶器有钵(碗)、盆、瓶、罐、瓮(缸)五类,分别代表食器、盛器、水器和储藏等五种基本用途的器皿,被视为仰韶文化所共有的文化因素。^[3]

一、青海东部仰韶文化的类型与分期

随着仰韶文化向西发展,青海东部地区出现安达其哈、胡李家、阳洼坡、红土坡等仰韶文化遗址,这些遗址是迄今为止青海地区发现的较早的有陶新石器时代遗址,其绝对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泉护类型期及半坡晚期类型期,这一时期青海东部的文化遗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相当于大地湾三、四期阶段。学术界习惯上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期和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期。从现有发掘资料来看,由于在甘青地区的这一阶段遗存以大地湾三期、四期遗存最具代表性,所以本文在讨论这一期遗存时采用大地湾三期类型和大地湾四期类型的称谓。

(一) 大地湾三期类型

相当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期,即仰韶文化二期,在甘青地区以大地湾三期遗存最具代表性,绝对

年代约为距今6000-5500年左右,这一时期甘青地区代表性的遗址有:甘肃秦安大地湾三期、天水师赵三期、西山坪三期、王家阴洼上层遗存等,青海东部地区有化隆安达其哈、民和胡李家早期遗存等。对于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主流认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区域类型,即晋豫陕交界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鄂尔多斯、陕北、晋中地区的仰韶文化白泥窑子晚期类型;渭水流域为中心的关中西部、甘肃东部及青海东部的仰韶文化泉护类型。泉护类型以华县泉护一期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西北抵青海东部和宁夏南部,西南达白龙江上游和岷江上游。^[4] 也有主张将甘肃东部、关中西部的仰韶中期文化称为大地湾三期类型。^[5]

(二) 大地湾四期类型

在甘青地区以大地湾四期遗存最具代表性,相当于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期,即仰韶文化三期,绝对年代约在距今5500-5000年左右。在陕西和内蒙古中南部为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和海生不浪类型,在甘肃东南部习惯上称为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甘青地区这一期遗存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东南部的渭河上游地区,代表性的遗址有秦安大地湾仰韶四期、天水师赵村四期、西山坪四期和傅家门“石岭下类型”遗存等。青海东部地区胡李家晚期遗存、阳洼坡遗址、红土坡遗址也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学术界对这一期遗存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分歧,最初

收稿日期:2013-05-20

作者简介:肖永明(1972-),男,陕西富平人,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青海地区考古。

被命名为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认为石岭下类型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期遗存向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发展的一个过渡类型,即马家窑文化的早期类型。^[6]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石岭下类型应归属于大地湾四期遗存,主张以大地湾四期类型的命名来替代石岭下类型。^[7]石岭下类型由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泉护类型(习惯上称庙底沟类型)遗存发展演变而来。虽然分属两个文化,但其与仰韶文化晚期类型还有很多共同点,和仰韶文化仍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8]

二、青海东部地区仰韶文化遗址

青海境内的仰韶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青海东部民和、循化、化隆县境内的黄河两岸及湟水河、米拉沟河、隆治河、马英河、干沟河、杏儿沟河、前河、起台河、伊沙尔河、角家河等黄河支流的中下游流域,现在这些支流大多为季节性河流,遗址位于黄土层发育较好的二、三级台地上临河的边缘地带。通过历年调查和发掘,发现存在仰韶文化因素的遗存有:民和县崖家坪遗址、哈家遗址、肖家遗址、阳洼坡遗址、杨家泉遗址、白崖沟遗址、芒拉张家东遗址、附加台遗址、峡口大庄遗址、峡口老庄遗址、胡李家遗址、胡热热遗址、尕玛卡遗址、循化县红土坡遗址、化隆县安达其哈遗址、沙隆卡遗址、格尔麻遗址、角家墓群等18处。其中进行过小面积发掘的遗址有:民和阳洼坡、民和胡李家、化隆安达其哈等3处遗址,循化红土坡遗址在调查过程中采集到大量的陶器标本并发表了调查报告。

从1978年开始,甘肃省对秦安大地湾遗址进行了长达7年的发掘,获得了丰富的发掘资料。大地湾遗址分布面积较大,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发展序列较为完整,对于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及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遗址的分期为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的分期树立了一杆标尺,特别是对甘肃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发展序列。大地湾遗址共分为五期:第一期相当于老关台文化、白家村文化,第二、三、四期分别相当于仰韶文化的早、中、晚期,第五期文化相当于常山下层文化。^[9]由于大地湾遗址处于甘青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的传播中心地带,且与青海东部地缘关系较近,特别是第三、四期与青海东部地区的文化因素较为接近,更重要的是大地湾遗址分期是建立在明确的地层叠压和大量的打破关系的基础上的,所以参考大地湾的钵(碗)、盆、瓶、罐、瓮(缸)等典型陶器分期来探讨青海东部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对于把握青海东部地区这一时期仰韶文化遗址的发展阶段有

着一定的参考价值。现以典型陶器为主要分析对象,通过青海东部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存和同一时期大地湾三期、四期、师赵三、四期、西山坪三四期遗存的器物对比,对安达其哈、胡李家、阳洼坡、红土坡这三处遗址的发展阶段作初步的分析。

(一) 安达其哈遗址

位于化隆县群科镇安达其哈村西。地处黄河北岸支流伊沙尔河东岸第二台地的黄河二级阶地。2003年,为配合黄河流域公伯峡水电站建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化隆县黄河岸边的安达其哈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450平方米,共发现庙底沟时期房址19座,有圆形半地穴式、平地起建的圆形、方形房址。灶坑6个,有瓢形灶和带通风口及火种罐的圆形弧壁圜底灶。发现横穴式窑址1座,窑址由火塘、火道和窑室组成,火塘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位于窑室西侧,窑室平面呈圆形,仅存底部,两条火道紧贴窑室周边呈环形分布,在窑后汇合于烟道。灰坑30个,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彩陶均为黑彩、主题纹样有圆点纹、弧线三角纹、弧线纹、垂弧纹。纺轮、陶环、椭圆形陶刀、长方形单孔石刀、长方形石斧、石球。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细石器比例较高,磨制石器较少。细石器中以石片居多,另有细石核、细石叶、刮削器等。^[10]安达其哈遗址出土器物有:变形葫芦口形瓶、重唇口小口尖底瓶、敛口钵、斜沿曲腹盆、平沿短颈罐、平沿缸、直口短颈瓮等。其中直口短颈瓮(一件为双轨式口沿,另一件为平沿)与大地湾遗址中的瓮有较大的差异。

通过对安达其哈遗址的陶器特征与大地湾遗址三期各段的对比分析,初步判断安达其哈遗址相当于大地湾三期I、II、III段。彩陶主题纹样有:弧边三角纹、圆点纹、圆圈内接圆点连“十”字纹、弧线组成的叶片纹、凸弧与圆点竖线组成的纹饰、凸弧与圆点组成的似雁群横飞纹饰,与大地湾三期常见纹样相近,但不见弧边三角连勾叶纹、豆荚纹。大地湾三期的¹⁴C测年是距今5900-5500年。师赵三期¹⁴C测年是距今5900-5500年,从安达其哈遗址测年的结果看,该遗址的年代涵盖了距今5900-4900年。所以安达其哈遗址是迄今为止青海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有陶新时期时代遗址,也是仰韶文化最西边的分布地点之一。

(二) 胡李家遗址

胡李家遗址位于民和县属中川乡光明村,地处黄河北岸三级阶地,北距黄河河谷2.8km,遗址东侧有季节性沟河—马家沟。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民

和县胡李家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了500平方米,遗址上层后期扰乱严重,文化层仅一层,厚约40-60厘米。发现近圆形半地穴式房址和长方形地面建筑各一座,圆形半地穴式房址直径3.5-3.9、底径3-3.3米,深0.9-1、面积约10平方米,属小型房址,房址内有椭圆形浅弧灶。长方形建筑从层位上看晚于圆形半地穴式房址,房址内有圆形直壁平地灶。发掘横穴窑址1座,窑室平面呈方形、拱顶。主火道终端为椭圆形坑状,并沿窑后壁向上形成宽0.1米的烟道,至拱顶与环拱顶侧沿的烟道相连。窑室两边还各有一条火道,沿两边壁向后壁延伸并与烟道相连。该窑址保存状况不好,简报中称该窑应在第1层下,因此窑址可能与第3层遗存有年代上的差距。灰坑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浅穴的锅状、盆状灰坑,深穴的沟状灰坑17个。发现未使用葬具的随意掩埋的夭折儿童葬1座。简报认为该遗址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遗存。^[12]胡李家遗址典型陶器有:敛口双唇尖底瓶、直口尖底瓶、侈口平底瓶、深腹彩陶盆、宽沿曲腹盆、敛口钵、直口钵、侈口深腹罐、直口缸、浅腹盆等。

从典型陶器的形制观察胡李家遗址,大体上相当于大地湾三期Ⅱ段至四期Ⅱ段,即仰韶文化中期末段至晚期前段,相当于庙底沟类型期和石岭下类型期。但遗址中没有大地湾第四期、师赵四期常见的尊形器及侈口盘(盆)、矮粗颈彩陶壶(罐)、假圈足碗等石岭下类型常见的器形。从完整器来看浅腹曲腹盆少,深腹曲腹盆多。从彩陶纹样来看,主要流行圆圈内接弧边三角纹、弧线构成的叶片纹、弧边三角纹、圆点连弧线叶片纹、圆点连豆荚纹、网纹、垂弧纹、圆点连爪形纹、圆圈内加黑点纹、圆点放射纹、成组的平行线条纹、太阳纹。与大地湾三、四期常见纹样接近,但不见大地湾三期的勾叶纹和大地湾四期的绳索纹,成组的平行线条纹在大地湾遗址中基本不见,具有地方特色。2010年在该遗址文化层采集炭屑样品,经兰州大学年代实验室常规¹⁴C年代测定,惯用年代为4705±G70 yr BP,树轮校正年代为5450±136cal BP。^[13]

(三) 阳洼坡遗址

阳洼坡遗址位于民和县马营镇阳洼坡村东马营河北岸第一台地,198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发掘,简报过于简略,地层与遗迹单位及器物的关系未能交代清楚。简报认为该遗址包含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的文化因素。^[14]阳洼坡遗址发掘850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厚20-50厘米,分上下两层,发现5座房址。有圆形半

地穴式房址(直径4.6米)和方形半地穴式房址(6.0×6.1米),房址内有圆形平底灶。周壁有倚墙壁柱,柱础为草拌泥柱础。根据残留痕迹观察,房屋四壁可能是使用草拌泥加湿土混合垛成而且不高。阳洼坡遗址的典型器物有:敛口双唇尖底瓶、直口双唇尖底瓶、侈口双唇口尖底瓶、平沿口尖底瓶、侈口平底瓶、斜沿深腹盆、侈口夹砂罐、泥质灰陶敛口罐、敛口钵、直口钵、假圈足碗、制陶盆形座等。

从典型陶器的形制观察阳洼坡遗址,大体上相当于大地湾四期Ⅰ段至四期Ⅱ段,即于仰韶文化晚期前段,相当于石岭下类型期,但遗址中没有大地湾第四期、赵四期常见的尊形器及侈口盘(盆),少见大地湾四期的矮粗颈彩陶壶(罐)和浅腹盆,相当于大地湾四期的D型深腹盆数量较多。彩陶主题纹样有:弧边三角纹、圆点纹、豆荚纹、圆圈内接弧边三角纹、圆圈内填圆点纹、弧线叶片纹、网格纹、圆圈内接“十”字纹、平行斜线纹,成组的平行斜线组成的“X”纹,主要为大地湾四期的常见纹样,但圆圈内接“十”字纹、成组的平行斜线,带锯齿或不带锯齿的成组的平行斜线组成的“X”纹具有地方特色。阳洼坡的房址与师赵三、四期较为接近,均有圆形和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和圆形直壁平底灶。大地湾四期的¹⁴C测年是距今5500-4900年。师赵四期¹⁴C测年是距今5600-5200年,二者在大多数时间内是并行发展的。

(四) 红土坡遗址

红土坡遗址位于循化县白庄乡朱格村东约300米的红土坡。地处黄河南岸支流清水河西岸第二台地,南距黄河河谷12.5km。1986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循化县进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并发表了调查简报。^[15]2010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按照最小地名命名的原则该遗址更名为红土角子遗址。遗址位于黄河支流起台河西岸,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2米,断面上暴露有灰坑、灰沟等,内含有大量的陶片、打制石片、石环、石斧、石刀、骨镞、鹿角器和动物骨骼。陶片以细泥红陶为主,有少量的灰陶和夹砂红陶,纹饰有圆点纹、弧线三角纹、弦纹等彩陶图案和绳纹、附加堆纹,器形有钵、盆、小口尖底瓶等。^[16]从调查简报中了解到,自该遗址采集的典型器物标本有敛口双唇尖底瓶、直口双唇尖底瓶、侈口瓶、斜沿深腹盆、敛口彩陶钵、直口彩陶钵等。

从采集的陶器标本来观察,红土坡遗址大致相当于大地湾第四期Ⅰ段、Ⅱ段,即仰韶晚期早段,相当于石岭下类型期。同阳洼坡遗址类似,红土坡遗址中没有大地湾第四期、师赵四期常见的尊形器及侈

口盘(盆),少见大地湾四期的矮粗颈彩陶壶(罐)和浅腹盆,相当于大地湾四期的D型深腹盆数量较多。主题彩陶纹样有:弧边三角纹、圆点纹、弧线构成的叶片纹、圆点连弧线叶片纹、横带纹、平行线纹、垂弧纹。主要为大地湾四期常见的纹样。在该遗址地层内采集炭化植物种子粟年代样品1个(HTJZ)。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年代学实验室进行AMS¹⁴C年代测定,惯用年代为4395±30yr BP,树轮校正年代为4956±90cal yr BP(2Sigma)。^[17]

三、青海东部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年代讨论

青海东部地区具有仰韶时期文化因素的遗址很多,初步调查有18处,但至今为止大规模的发掘较少,这一时期的聚落形态及墓葬情况尚不清楚,已经发掘过的几处遗址地层较为单一,不能从地层叠压关系及打破关系上反映遗迹单位及遗物的早晚关系;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完整器较少,不能很好地从类型学上观察其演变规律。人们在提起青海地区的仰韶文化时往往把它纳入甘肃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一笔带过,很少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通过上文与大地湾遗址各期段的对比分析,可以大致看出青海东部已经发掘过的几处仰韶文化遗址的早晚关系,即由早到晚的遗址分别是安达其哈—胡李家—阳洼坡、红土坡。青海东部地区仰韶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大致相当于大地湾三期I段至四期II段,其中安达其哈遗址相当于大地湾三期I、II、III段,是迄今为止青海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有陶新时期时代遗址,也是仰韶文化最西边的遗址。胡李家遗址相当于大地湾三期II段至四期II段,即仰韶文化中期末段至晚期前段,相当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晚期段至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期。阳洼坡遗址、红土坡遗址相当于大地湾四期I段至四期II段,即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期。从¹⁴C测年来看,胡李家遗址炭屑样品、红土坡遗址粟年代样品的测年均从陶器器形上判断的年代跨度内。

四、青海东部地区仰韶文化遗存文化因素分析

青海东部的仰韶文化地处仰韶文化分布区域的西部边缘。迄今为止,青海地区尚未发现早于大地湾三期的其他陶新石器遗存,而且上述几处遗址中的钵(碗)、盆、瓶、罐、瓮(缸)典型陶器基本上在大地湾、师赵、西山坪等渭水上游地区均有存在,由于没有受到其他更有影响力的有陶新石器文化的影响,所以青海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存可能是由甘肃东部大地湾、师赵、西山坪、王家阴洼等地早期仰韶文化的西进扩张和影响下而产生的。仰韶文化进入青海的时间可能在大地湾二期末至三期早期阶段,也

就是距今6000年左右。其传播的途径即由渭水上游经洮河下游至黄河上游及湟水河下游。这条传播路线上的仰韶中期的重要遗址有天水跑马泉、罗家沟、武山石岭下、陇西暖泉山、渭源寺坪、临洮马家窑等,这些遗址对青海东部地区仰韶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

总体来看,青海地区的安达其哈和胡李家早期遗存的陶器器形基本上没有超出大地湾三期以外的器形,只是个别器形有细微的差异。到了大地湾四期阶段,青海地区的胡李家晚期遗存、阳洼坡遗址、红土坡遗址等地依然沿用了大地湾三期的钵、盆、瓶、罐、瓮等基本器形并有所演变,而在甘肃东部地区大地湾四期出现了尊形器及侈口盘(盆)、矮粗颈彩陶壶(罐式壶)、细颈彩陶瓶(瓶式壶)、彩陶瓮等“石岭下类型”器,但上述器类在青海同期的遗存中很少见到,石岭下类型并没有对青海地区产生深刻的影响,石岭下类型的圆点涡形纹、圆点放射线纹、波形纹、绳索纹、变体鸟文、变体蛙纹、鲕鱼纹等物纹饰也比较少见。由于未见石岭下类型的典型器物,人们往往把胡李家晚期遗存、阳洼坡遗址、红土坡遗址视为庙底沟类型看,但钵、盆、瓶、罐、瓮等基本器形的演变阶段已经相当于大地湾四期I、II段,明显晚于庙底沟类型期了。

在传播和影响过程中,仰韶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衰减或变异,浅腹盆在大地湾三、四期都很常见,但青海同时期浅腹盆少见,而相当于大地湾三期的B型、C型、四期的D型深腹盆数量较多。安达其哈遗址的直口短颈瓮及胡李家遗址的类似杯口尖底瓶与大地湾遗址中的同类器相比有较大的差异,可能属于文化因素的变异。

从彩陶纹样上来看,青海东部地区主要流行的弧边三角纹、圆点纹、圆圈内接圆点连“十”字纹、圆圈内接弧边三角纹、圆点连弧线叶片纹、圆点连豆荚纹、弧线组成的叶片纹、凸弧与圆点竖线组成的纹饰、凸弧与圆点组成的似雁群横飞纹与大地湾三、四期常见纹样接近,但不见大地湾三期的勾叶纹和大地湾四期的绳索纹,青海东部地区某些彩陶因素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异,如成组线条、网格纹、带锯齿或不但锯齿的“X”形等彩陶图案更具地方特色。

青海东部地区的仰韶文化也适应或接受了当地土著文化的一些因素,如安达其哈等遗址中存在着较多的细石器,并且在安达其哈遗址更下层的堆积中还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沙龙卡细石器遗址。^[18]遗址中存在的较多的细石器与所从事的一定

比例的采集狩猎的经济成分有关。所以在相当于大地湾三期 I 段至四期 II 段这一时期青海地区史前文化因素的主体还是来自东部的仰韶文化,同时也包含有以使用细石器工具和从事狩猎采集经济的土著文化因素,这种土著文化的源头可能上溯到拉乙亥时期甚至更早的阶段。近年来与拉乙亥遗址(遗存)相似的细石器遗址在下达吾镇、江西沟、黑马河等地亦有发现。

综上所述,通过对青海东部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与甘肃大地湾遗址各期段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海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存是由甘肃东部大地湾、师赵、西山坪、王家阴洼等地早期仰韶文化的西进扩张和影响下而产生的。大约在距今 6000 年左右,仰韶文化进入青海东部地区。通过与大地湾遗址各期段器物的对比分析,可以大致看出青海东部已经发掘过的几处仰韶文化遗址的早晚关系,即由早到晚的遗址分别是安达其哈—胡李家—阳洼坡、红土坡。青海东部地区仰韶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大致相当于大地湾三期 I 段至四期 II 段。其中安达其哈遗址相当于大地湾三期 I、II、III 段,是迄今为止青海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有陶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仰韶文化最西边的遗址;胡李家遗址相当于大地湾三期段至四期 II 段;阳洼坡遗址、红土坡遗址相当于大地湾四期 I 段至四期 II 段。在由东向西传播过程中,仰韶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发生了衰减和变异,同时也接受了使用细石器工具从事狩猎采集经济的土著文化因素。特别是到了大地湾四期,青海东部地区很少见到甘肃东部地区常见的“石岭下类型”器。

参考文献:

- [1] 张强禄. 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J]. 考古, 2002, (1).

- [2] [4] [8] 韩建业. 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65-101. 65-101. 65-101.

- [3] 严文明. 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A]. 转引自严文明, 著. 仰韶文化研究[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122.

- [5] [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691. 686-694

- [6] 谢端据. 论石岭下类型的文化性质[J]. 文物, 1981, (4).

- [7] 郎树德. 大地湾考古与甘肃新石器时代研究[J]. 陇右文博, 2002, (2).

- [10] 乔虹. 化隆安达其哈遗址[A]. 转引自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再现文明[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

- [13] [17] [18] 贾鑫. 青海东北部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演化过程与植物遗存研究[D]. 兰州: 兰州大学自然地理研究所, 2012: 31-37.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 师赵村与西山坪[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246.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合著. 青海民和县胡李家遗址的发掘[J]. 考古, 2001, (4).

- [14]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 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 1984, (1).

- [15]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化隆、循化两县考古调查简报[J]. 考古, 1991, (4).

- [16] 国家文物局, 主编. 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Z].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1: 113.

(责任编辑 杨 卫)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Yangshao Culture in the Eastern Regions of Qinghai

Xiao Yong-ming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typical potteries of Yangshao cultural relics in the eastern regions of Qinghai and the potteries of phase three and four of Dadiwan in Qin'an Gansu provinc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Andaqiha site is equivalent to Dadiwan's Part I to part III of phase three and hulijia site is equivalent to Dadiwan's part II of phase three to part II of phase four. Yangwapo site and Hongtupo site in Qinghai is almost at the same period with Dadiwan's part I to Part II of phase four. This paper still analyzes the origin of Yangshao culture in the eastern regions and its cultural elements.

Key words: the eastern regions of Qinghai; Yangshao culture; development stages; origin; cultural elements